年年岁岁花相似

□艾平

我所在的城市海拉尔,与呼伦贝尔大草原无缝对接,到了夏日,大地上那一派葱茏之中,忽然栖落了一层粉白色的亮晶晶的小蝴蝶,人们站在高层住宅的阳台上举目一望,就知道那是野韭菜花开了。野韭菜花盛开,意味野韭菜的成熟,也意味着野韭菜多汁的季节结束了,想享用鲜嫩的野韭菜叶做馅的包子,只能等到下一年了。野韭菜开花的时段,在北纬47度到北纬53度区域的短暂无霜期里转瞬即逝,每每让人心生寂寥,秋从此快步来临。

在草原上,野韭菜喜欢每一寸土地,朝阳的草原,背阴的湿地,灌木丛中,落叶林下,它都可以落地生根,而且年年岁岁花相似,一时间铺天盖地。我想,同是百合科葱属植物,野韭菜和我们经常食用的家种韭菜应该同源,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何因,基因漂移,如草原上的女儿远嫁,一代又一代的分离演替,使它们即使再一次驻足母亲的大地,到底还是失去了记忆中的那首童谣。野韭菜和家种韭菜不仅外形相似,气味相似,开花相似,就连土里的根茎也是大同小异,但是骨子里营养含量的落差颇大,按蛋白质和矿物质论,移居围栏和大棚之中的家种韭菜和它那生于荒野的姐妹比起来十分逊色。外地人第一次见到野韭菜,会觉得野韭菜并无出类拔萃之处,可是吃上一口野韭菜馅包子,立马会拍案称奇。海拉尔人春天的餐桌上,野韭菜嫩叶创造出花样繁多的美食,到了初秋的早市儿上,野韭菜花便开始独占鳌头,芳香四溢的野韭菜花酱可以穿越隆冬寒月,到第二年,乃至三年五年以后,鲜美滋味依然不衰。

野韭菜花

呼伦贝尔人吃野韭菜和野韭菜花的历史由来已久。一位荷兰行者,记录了十七世纪初海拉尔一带的原生态景象:“绿草连天,没有一寸裸露的土地,碧水回环,人马在密布的草和灌木丛中前行,宿营时,狐狸和鸟儿在身边跳动,黄羊、熊、驼鹿和狼时隐时现……”海拉尔所在的草原,可谓百代千年的大野秘境,万类家园。牧人的许多生存经验,都来自身边的大地生灵。在狩猎民族走下高高的大兴安岭,演变为游牧民族的漫长过程中,他们睁大了眼睛,观察着草原上的一切——暴风雪、沼泽、旱灾、夏季霜冻、动物的智慧……为什么羊喜欢在野韭菜繁茂的地方流连?为什么吃野韭菜长大的羊其肉格外香?为什么长野韭菜的地方空气清新、蚊虫很少?

或许,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也可能是一个阳光透明的晌午,牧人刚刚把羊赶到河边,不能给孩子足够奶水的妻子正满心焦虑。他们在草甸湿地的边缘徘徊,在林间的草地上枯坐,恰好看到羊儿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野韭菜,那浓绿色的汁水,连成一条线,滴滴答答地流下来的样子,令他们下意识地薅了几根野韭菜,放进自己的嘴里嚼了起来。起初,辣味满口,稍候,竟然有暗香四溢,更难得的是,野韭菜油汪汪的汁水还带着微微的甜。于是,他们把野韭菜带回了蒙古包。可想而知,当野韭菜遇到了食盐,前所未有的滋味便如梦如幻地在人类的口腔里起舞了——辛辣隐退,药香骤变——氯化钠就像煎锅里的底油,将野韭菜蕴含的蛋白质、植物脂肪、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碳水化合物等通通唤醒,接着又将它们合成为各种氨基酸盐,使咸味和鲜味爆香重组并陡然升华,一时间餐桌的况味全新,如此,草原的美食史开启了崭新的页面。

缓慢的游牧生活,不是一日长于百年,而是百年犹如一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风霜雨雪,野马苍狼。在这里,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仅有的参照物和导航仪,而文明的每一个步伐注定来自偶然或者外力的冲撞。正如石器和铁器之间漫长的岁月,野韭菜和食盐融合之后过了很久很久,抑或远征的途中,士兵们垒石为灶,佐以咸盐烤肉的时候,把野韭菜也掺杂了进来;抑或某一个老祖母偶然把腌制的野韭菜和原味的手把羊肉,一起端到了蒙古包的客人的面前。总之,没有什么试验或者开发,完全是一不留神,造成了羊肉、盐、野韭菜天造地设一般的绝配,从此盐与肉的单挑历史结束了,游牧人的饮食中有了荤素搭配的复调。

而人们对野韭菜花的凝眸,应该是始于秋日微霜时节的事情。羊散漫地在中午的阳光下觅食,它们似乎对满地熟透的牧草失去了兴趣,径直地往前移动着,追寻着什么。牧人望去,漫山一片皎洁的花海,羊儿用牙齿咬断一株株野韭菜的苔茎,把野韭菜枝头的花朵吞进嘴里,贪恋地咽下去。如果说牧人早已经知道,入冬前牲畜喜欢吃打籽儿的牧草,是为了抓膘抵御严寒,那么眼前的一幕又一次提醒了它们,野韭菜花或许比野韭菜的茎叶具有更丰富的营养,或许可以和人类一起抵御严寒。

从野韭菜到野韭菜花酱,应该又相隔了许多春秋冬夏。海拉尔河在《辽史》中写作“海勒儿”,就是榆树的意思。一位散文家写道:榆树耐寒,喜湿,属高海拔植物。海拉尔地处低温的蒙古高原,河两岸长着大片的榆树林子,榆叶沉郁,风中,就像一匹匹黑马耸动着鬃毛。那刚刚绽放出来的榆树钱儿,一团团逐队成球,遮掩了宽阔的河床,融入碧蓝色的远天。无疑,这种叙述仅仅体现了俯瞰的视角,而只有逐水草而游牧的民族,才会和牛马羊一样凝视铺展在草平面上的植物,并发现每种植物对于游牧生活的重要性。到长野韭菜的地方去吧,那里才是牧人和牛马羊的长生之地,榆岭挡风,河谷幽静,碧水回环,大野芳菲,没有蚊虫之害,秋天里野韭菜花犹如天上的白云铺展在草尖上,牛马羊吃也吃不完。没有什么比胃肠和肌体的经验更有力量,我们可以想象那次顿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牧民们赶着畜群闻风而来,羊群、马群、牛群和蒙古包,不断向长满野韭菜的河畔云集,从而草原人畜两旺,繁衍永续,这里渐渐有了城的雏形。生态决定历史,也决定文化,正是生态这个博大而洁净的有机体,令人类与植物、流水、大地、动物相栖而生,相辅而长。就这样,长满野韭菜的地方成为传奇,后来,以“海拉尔”三个汉字,书写为地名了,而有关榆树的称谓就此成为历史典籍中的一页。

光阴荏苒,数百年来,草原上的人们一入秋就开始采集野韭菜花,洗净剁碎,加以食盐做成野韭菜花酱。如此,即使是在草原千里冰封的季节,人们也可以避免只有红食白食的单调餐饮,在鲜润的红肉上,看见一抹绿色,吃到夏日的芳香辛辣。野韭菜花酱就这样成为蒙古包里不可或缺的佐餐佳肴。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海拉尔人,我对野韭菜花酱的喜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自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世界就布满了野韭菜花酱的香气。当时的海拉尔肉联厂,每到中午,厂子的大食堂就沸腾了,穿着工作服的职工汇聚于此,排长队打饭,然后围坐到一个个圆桌上进餐。因为工作忙,父母总是来得晚。我放学早,便被父母派到大食堂排队。职工食堂的伙食很实惠,虽然主食永远是高粱米干饭,鲜有大米白面,但是所有的菜都以牛羊肉下脚料和下水为主。我兜里揣着厂里食堂制作的饭票,每天排队打全家的饭菜,每一次都要和卖饭的叔叔说,要韭菜花,这是我妈特意嘱咐我的。

野韭菜花酱是羊肉的魂儿,这句话是崔银秀大姐和我说的。银秀大姐初中毕业,16岁就懵懵懂懂地上了火车,来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接她的是漫天的雪花。她在阿妈和阿爸的蒙古包吃的第一顿饭是黄油拌小米粥。后来阿爸给她煮羊肉,软软糯糯的,才割给银秀吃。阿妈掏出一小瓶野韭菜花酱,银秀一试,辣香辣香的,阿妈说不要咽,随即递过来一块羊肉,说一起嚼看看……银秀大姐说,这一嚼不得了,羊肉突然变了味似的,越嚼越香,把我肚子里的馋虫都给叫了出来。

银秀大姐就这样成了阿妈和阿爸的女儿,成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女儿。回到上海以后,她每年都在夏季重返第二故乡呼伦贝尔,一直到采完野韭菜花才回上海。

野韭菜是羊肉的魂儿。正是这句话让我从一次聚会中的交谈开始,和银秀大姐成为好友。我们都认为在吃羊肉的时候,将海鲜汁、腐乳、芝麻酱、芝麻油、胡麻油、香菇酱、葱末、芫荽等,和野韭菜花五味杂陈地调成一团,甚至在做野韭菜花酱的时候,往里面加什么苹果丁、梨丁、核桃仁之类,这都消灭了野韭菜花本身的鲜美。说一千道一万,单纯地用野韭菜花酱配羊肉,那是老天的安排。

入秋了,野韭菜花成为大地的主角,采野韭菜花、腌制野韭菜花酱的全民大生产开始了,海拉尔的酒店餐馆以及平常人家全都忙碌了起来。你就看从早市里出来的人群吧,谁的手里要是没有一袋野韭菜花,那是挺奇怪的事儿。城市里所有快递的发货点,都堆积一箱箱准备发往四面八方的野韭菜花酱。

跟着银秀姐姐去草原上采野韭菜花,她告诉我,只能采已经盛开的野韭菜花,那些没有绽放野韭菜花的蓓蕾,还不成熟,没结籽,所以没有香味,要留下来让它长几天,长熟了,正好下霜了,人也不来采了,恰好给牛羊抓膘,这是老天安排好的事情……我感觉自己正在一位草原阿妈的身旁。

絮惬语怀

春节,和父亲一起回故乡

□王溟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而时间就像夕阳下的影子,慢慢地拉长了这种怀念……

早就听父亲说在扎赉特旗新林镇山林村,有个多年不曾谋面的表姐,也就是我的姑姑。那还是20多年前父亲在县城工作时见过姑姑一面,后来父亲到省城工作了,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去过姑姑家,再后来父亲听说姑姑和姑父相继离世了。也许是惋惜或是遗憾,我能看得出父亲的心痛和自责。

春节前的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也要回老家看看他表姐的后代,去那个遥远的山林村,寻找亲人生活过的足迹。

于是我们驱车从呼和浩特市出发,全程1400余公里一路向北,直奔父亲的老家。汽车山一程水一程行驶两天后,终于在一个干净整洁的农村小院儿停下来,我们到了!

山林村坐落在大兴安岭南麓向松嫩平原过渡的浅山丘陵地带。小村庄不大,稀稀拉拉的农户人家依山势的走向而居,风景秀丽、宁静祥和。

此时,父亲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外甥,已经早早地等在大门口。父亲急忙下车走近他,可他却因为陌生而显得有些局促,只是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父亲的手指尖儿,没有说出一句话。但我清晰地看到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而父亲也没有控制自己的乡愁任凭眼泪簌簌地流下来。这一刻,我再一次懂得了血浓于水的意义。

地域的故乡安放身体,精神的故乡安放灵魂。

是啊,父亲离开老家多年,躯体已游离了故土,乡村的气息早已随风消逝。但亲情的力量驱使他跨越千山万水只为这一刻温暖的相逢。记得父亲总是自责地对我说起这些年他疏远了与亲人的心距,遗忘了与故乡约定。

如今,父亲的双脚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可是这里早已物是人非,生他养他的小村庄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山村的巨变让山里人的思想和理念也融入了这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

父亲的外甥,我的表哥是一个憨厚朴实又非常能干的农民,他除了耕种地里的庄稼以外,自己还开办了一个农机具修配厂,从设计、维修到简易农机具制造他样样全能。这些年得益于党的助农、富农政策,他每年的农业和副业收入接近20万元,庄户人的小日子过得殷实幸福。两年前过门儿的儿媳妇,去年又给这个幸福的家庭添了个孙子!真可谓红红火火、人丁兴旺。表哥的儿子叫卢忠才,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发现村里买汽车的农户越来越多,就瞅准了这个商机,在村子里投资办起了汽车修理厂,人热情、技术好,修车的顾客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和父辈相比他虽然也有一些传承,但他更多的是融入了现代的理念,是新农村里新一代的新农民。

自打我们进屋落座,全家人就一直在厨房里忙活,那股子认亲的劲头儿,着实让我心里暖烘烘的。一会儿的功夫,一大桌子“老家味道”的香气就飘满屋子,粮食育肥的“猪肉炖粉条”、散养的“小鸡炖蘑菇”,还有庄户人自己熬制的猪皮冻……久违的东北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应有尽有。

亲人相聚的家宴开始了,大家一致让一家之主说两句,可是表哥紧张得满脸通红,就憋出一句话:“今天就是提前过年啦!”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飞出农家小院。

席间,父亲聊到了她的表姐和姐夫,表哥说他爹妈已经去世20多年了,说到这儿他哭了。他说:“妈走了,爹一病不起,就在妈离开后的第21天,爹也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感慨:“生同枕,死共眠”难道这就是表姐与姐夫的爱情吗?

据父亲回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表姐嫁给了一个在部队当兵的人。他模糊的记忆中,还能够想起小时候家里墙上挂的相框,那里面有张一身戎装的军人照片,后来得知这个人就是表姐的丈夫。1961年2月,当时在扎赉特旗五家户乡当教师的表姐,千里迢迢来到呼和浩特市,和姐夫在部队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

聊到这儿,表哥从柜子里掏出两枚褪色泛黄的军功章,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

1963年1月,父亲的表姐夫从部队退役,他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坚定地选择了回老家山林村当了农民……

饭后,我陪父亲走在山林村的山路上,他凝视着远方,似乎在努力地寻找故乡的印记,追忆故乡亲人生活的足迹……

此刻,我突然读懂了父亲,内心瞬间涌动一股热流,我知道这是父亲原始情感的回归和对乡愁情怀的抚慰,我更知道,父亲这颗亲情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在老家那片养育他的土地,生长在未来岁月年轮的时光里。

望着父亲的背影,我想起了那首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乡土炊烟

迎春三章

□吕成玉

春联彤彤

你一路走来,栉沐风霜雨雪,冀望祺祥吉庆。文脉衍生赓续,内涵日臻丰盈。从驱邪避恶的滥觞,至五谷丰登的鸿祯;从财运亨通的渴望,到家兴族旺的憧憬;从阖家安康的祈禳,迄国运昌隆的复兴……鲜红的脸膛缀满了岁月的风尘,颀长的身躯浸透了古老的睿智和久远的文明。

时光走进腊月,年味如潮水般汹涌。置办年货、购买新衣,选择年画、挑选华灯,摩肩的喧闹沸腾着大小商城;宰年猪、蒸年糕、扫居室、祭灶膛,忙碌的身影穿梭于万家门庭。你将365天的祝福,在寒天岁杪凝练驰骋。每一幅春联就是一朵迎春花,盛开在大街小巷、街衢乡村;每一个汉字就是一枚吉祥符,跃动在黄土高原、山陬海滨。喜庆、喜讯、喜逢,春光、春雨、春风……春意联袂着五更和双岁,春潮激荡着华夏的繁茂神经,春天轩邈着巍巍山岳、迤迤河流、芃芃良田、囷囷鸽哨、谡谡雄风……

在浓酽黏稠的年味里,所有的欣喜款款展露,所有的兴奋袅袅升腾;所有的祝福悄悄物化,所有的期盼徐徐结晶。你像两面鲜红的旗帜,独树正月,托举着红灯笼、红气球、红福字,铺天盖地,光耀乾坤……这炫目的红,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无数个轮回,你繁复着亘古的姿势,虔诚地用颜筋柳骨守望门户,用氤氲紫气引领福祉不断攀升。

你恪尽职守,新旧分明。无论是熠熠冬阳,还是凛凛朔风,准时将崭新的标签拓印在新年的门槛,在年复一年中执念祥和,从春夏秋冬中收获丰稔,于美好祝福中凝聚心力,强硕精神。

窗花盈盈

红彤彤的笑靥,在窗口绽放,用晶莹剔透的构思,精雕镂刻的工艺,丰富多彩的图形,迎接似水流年如期走向新的彼岸。

金灿灿的麦穗,在窗口摇曳,用丰腴的身姿,拥抱岁末闯进来的团圆、健康和平安。

脆生生的鸟音,在窗口睨睨,用清脆的乐符,吟唱东方冉冉升起的第一缕红日。

剪一刀祝福,祝福如浆,划进浩瀚宇宙,把航天员的飒爽英姿与飞天梦想炫耀得星光灿烂。

剪一刀期盼,期盼如雨,濡渥平畴沃野,把五谷丰登的心愿茁壮得色彩斑斓,将“民以食为天”的“压舱石”雕塑得巍峨如磐。

贴一帧问候,问候如电,照耀执甲逆行的白衣天使。把医者仁心的大爱和舍身取义的无畏,拷贝得纯洁如兰。

贴一帧祈求,祈求如火,点燃钟灵毓秀的华夏大地。用熊熊烈焰,焚烧纸船,送走瘟神,山河氤氲温煦,万物回归安和,人民踔厉奋发,岁月再享静好。

倚窗眺望,让漫漶于岁月深处的年俗显影,在温暖如春的居室品尝珍馐佳酿溢出的幸福温馨。

走到窗前,把窗花熨贴得美轮美奂,让传统文化辐射迷人的魅力,盛满时代的内含。

焰火腾腾

踏着年的节奏,放飞悦耳的天籁之音,在雄浑激越的旋律中,欣赏碧落和大地交织的吉祥图腾。

请看,人们抱着形状各异的炮仗走出家门,在院落的空地上安放喜悦,小心翼翼点燃后,迅速躲到安全地段,目光随着喷涌而出的火焰上下舞动。孩子们站在远处,捂着双耳,不停地欢呼雀跃,苹果似的小脸闪烁着幸福的光晕。

霹雳炸响,清脆嘹亮,恰似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嘎——”五彩的礼花点燃深邃的夜幕,“咚——”矫健的火球挣脱羁绊飞向太空;“大地红”炒豆似地爆裂,像一条条红色的火龙在急剧蠕动;“启鸣笛”宛若一门门迫击炮,你追我赶直射苍穹;“窜天猴”身手敏捷,钻入瑶台,大闹天宫……起伏跌宕,雷霆万钧;蒙络摇缀,火树峥嵘。

一束束光华汇聚成欢乐的海洋,一朵朵礼花缤纷为璀璨的笑容。东风夜放花千树,星雨披拂万家明。那是光与亮的优美契合,那是声与彩的自然交融;那是信念与力量的同向集聚,那是现实与梦想的同频共振。

我们享有春和景明的盛世康靖,我们必将迎来复兴大梦的辉煌美景。

诗散文

报春 李海波 摄

大红灯笼挂在年的大树上

□董国宾

大红灯笼挂起来
迎佳节过大年
年是365个期盼
是中国人的盛典
是千年大树长满感慨的年轮
又走进下一个绚丽的春

大红灯笼挂起来
节日成了笑脸
笑脸里全是祥和如意
闪亮的眸子闪烁着喜悦的年景
团聚和乐是年景的根
年夜饺子是年的大树结出的醉人的果子

大红灯笼挂在年的大树上
那红红的心脏呀
把幸福摘来
将美好装进吉祥筐
万户融乐
世代安详

大红灯笼挂在年的大树上
红红的年节里
爆竹炸响梦想
春联送来祝福
老人是一串串感叹号
小孩是一筐筐甜蜜果

春天,最初的眷恋

(外一首)

□李惠艳

在迎面走来的春风中
那365个日子的点点滴滴
在季节的轮回中多了一圈涟漪
生命年轮在旅途的颠簸中
一次次眺望远方的憧憬

飘逸在节日的音符
在时间的牵引中火红起来
随早归燕子的报春声
洋溢在一张张淳朴的笑脸上
所有的诗情画意在浓郁的音乐中
美丽成千古不变的风景

置身于如痴如醉的春节
总有一种心跳的感觉
来自遥远的故乡
总有一种殷实的企盼
来自亲人至真至纯的双眸

当飞翔的羽翅
从冬日的湖泊轻轻掠过时
被视线触及的阳光
便生长成春天最初的眷恋
而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飞来的分明是一种关爱与祝愿

思念的表情

蓄谋已久的呢喃
走过新年相聚的温馨时刻
被虔诚守望的情怀
凝聚成一段古香古色的风景
宛如沾满衣襟的思念
连同那一束盛开许久的浪漫
在流星的记忆中刻骨铭心

能够听懂的音符
是漫过眼帘的灿烂微笑
和一路而来的祝福
抑或是对远方纯朴的向往
酿香了日渐成熟的表情

在走进生命的那一刻
聆听清清的溪水
潺潺地从手指间流过
宛若腼腆的言辞
勾勒出灵魂深处生命的密码

无数次的携手走过
在瞬间的回首间
成为心中的一次次感动
飘忽不定的云彩
在潮涨潮落的上空延伸
展示一种青春的辉煌和逶迤

诗星空

本社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邮政编码:010040 邮箱:qxxw2004@163.com 广告公司电话:(0471)663579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471)6635955 广告许可证:内市监广登字[2020]01号 本报(呼和浩特)由内蒙古日报社印务中心承印